

書名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撰者 明 戴璟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編號 B4360900

# 卷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為諸侯

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  
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  
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  
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  
典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  
效恣孔子作春秋憊憊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

屏石戴璟著



屏石戴璟著

蘇秦說諸侯合從

六國之勢莫利於為縱莫害於為橫夫齊荆三晉之人  
 病於秦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鉞董澤之  
 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滅野草齊  
 寇變為燕氣趙骨化為魏土其愴痛之聲入金石出絃  
 匏聞之者情戚酸屑泣不自禁有能畫奇以杜寇豈不  
 為諸侯之悅從乎故蘇秦於世乘其機而合從之說行  
 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  
 跡以為親故犀首一出而蘇秦之約不能替年以壞亦  
 勢也然則合從之說不可行歟曰所以制秦自有大道





而不在於區區合從之術也。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莊者以暇，以脩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蘇秦計不出此，而從以利啗六國，未幾而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戮。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先困矣。至使秦人得以間其懼，而離其交，終於蚕食而并吞之，可不悲哉。

蘇秦爲從約長

縱橫之術，固君子所不道也。然而合從者，六國之利也。蘇秦之合從，先儒以爲一時良筭，固也。自愚觀之，蘇秦合從之術，不若范雎遠交近攻之策，爲得其要乎。夫秦與韓魏接壤，秦之攻韓魏，猶人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後山東之諸侯，秦欲過常，越魏而攻人之國。



都惟恐燕趙拒之於前，韓魏乘之於後，則腹背受敵矣。此正秦之所忌也。蘇秦相六國，謂一國受敵，四國來救之，是也。豈知天下之勢有緩急，有難易哉。何者？秦兵之加韓魏也，戰於百里之內，其加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一日之間，而待諸侯之救，乃在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奏捷而班師矣，而四國尚未及知。此莊子決西江之水，以救枯魚之肆也。不亦晚耶？故嘗合六國之師，裹糧執戟，仰關而攻秦，秦陽示欲戰，以老其師，陰縱反間以離其將，而六國之軍不攻自破，不戰自却矣。於是乎付之無可奈何，而驅今之韓魏，以當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天下徧受其禍矣。



故吾以為蘇秦為從約長必使四國各更其國之一軍  
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攻韓魏而佐其勢凡六國之精兵  
號將輻輳於韓魏之郊知者謀勇者攻如常山蛇勢首  
尾自救則雖秦之暴安能輕出函谷過韓魏一寸以向  
中原哉惜乎六國之君如醉如癡忘其所可讎戰其所  
可親

蘇秦說齊為燕

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為縱者難為  
力然縱成則諸侯利而秦病不猶愈於橫成則秦帝而  
諸侯虜者耶秦不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其心於  
所難為之事數年軟血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秦為  
從約長而敗信背盟則自秦始也又何怪其謀之不用

策之不効耶蓋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秦若  
能追念約從則雖曰謀一侯異心如連雞不可俱棲也於  
此昭示王法而數齊魏之罪播告四鄰料義兵以伐之  
必使指臂相隨唇齒相附而凡反間之豎一入其國與  
四鄰共誅之則以六國而制一秦亦無難者然則召陵  
之師城濮之役豈不於蘇秦見之乎夫何以惡齊之敗  
盟而使燕報齊尊以高宮室大苑囿之事以類於亡此  
其設心積慮險於陷穽毒於鴆梟已不可以人理論矣  
嗚呼以富貴驕妻嫂以滛慾通夫人此其人先王之所  
誅也而何可仁義責之哉

張儀相魏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



楚謂宋不能討之於內楚不能戮之於境以是而變亂  
為失刑也魏之相張儀其楚之縱釋華玄者乎夫張儀  
魏人也則魏乃父母之鄉而乃為秦客知深可憾矣况  
前年以伐魏取蒲陽矣往年又伐魏取陝矣是可忍也  
終身不入魏猶為有耻焉耳今免相于秦而來奔於我  
此送死而來也子由謂縱橫之士大抵反覆而污賤無  
耻莫如張儀是也為魏主者直當聲謀害宗國之罪而  
肆之市朝以雪祖宗之耻豈不為義舉乎詩曰無信人  
之言人實不信張儀之不信甚矣且夫疎不可踰戚遠  
不可間近况宰相之位尤不可不得人以魏國之大豈  
無人才可充以區區一張儀相之豈不起外鄰之輕侮  
乎蓋儀朝為秦客莫有為魏相為魏國之臣者獨無愧

乎夫其相於魏則亦已矣逮求成於秦而復相秦既相  
秦則亦已矣而復相魏三相秦豈有奇策佐人主於三  
代之隆不過勸魏主割地於秦耳夫割地於秦猶之抱  
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也况秦虎狼也豈有厭心而魏  
主乃甘心焉由今觀之張儀免相於秦非果免也蓋如  
蘇秦偽得罪於燕而奔齊此其謫詐之計正欲納魏主  
於陷穽之中以為秦謀耳論至於是而知張儀之窮姦  
巨猾有不可人理論者獨惜魏人之愚而為儀所籠絡  
耳

### 孟嘗君養士

古者學校以養士蓋必有敬教任恤孝弟端睦之實而  
養之學校以造就之俟其學既成而任之以職蓋將臣



救其闕以經緯斯世豈徒爲立私黨張虛譽耶吾觀孟嘗君之養士大有可怪者夫人才之難久矣以大夫而養三千人奉邑不足以給亦已矣乃聽馮驩之謀誘秦遣使車千乘金百鎰尋令齊復其位與之故邑以爲養士之資此苟悅所謂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也不亦可耻耶然則文之養士亦可謂厚矣宜文之行事鮮有過舉也今考之於史大有可憾者初文襲田嬰之爵齊其宗國也文籍魏立以伐齊何忍歟秦與齊世爲仇敵出而相秦豈忠臣不事二君之義耶逮自秦迺歸則又爲鷄鳴犬盜之策去士而得脫此豈臨難毋苟免耶使楚而受象牀此豈見得思義耶且以諸侯伐秦而河渭絕一日正可以有爲之機也乃聽蘇氏之計來楚東國

而罷兵講和此豈安社稷以爲悅耶且君子能齊家而後能治國也肉未及中諸子爭立而齊共滅之此豈教子義方母納于邪者耶凡此數者立身之大節而田文皆有可議焉得非三千之士皆以田文之飾非拒諫而不納耶愚嘗思之田文書門版招直言公孫戊之諫則從之馮權之說則又從之是文果有好賢之心也文有好賢之心而所以輔弼者如此所以維持者如此則所養食客母亦出亡之罪人乎母亦尋常之愚夫乎此屈原所謂黃鐘毀棄瓦缶雷鳴燕雀來巢腥臊並御者也以有限之財而養此無用之士文真奸人之雄哉或曰文之時兵火陵夷人物寥落故不能收桃李之功歟愚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齊國之大豈無光明正大之



臣可作棟梁榱桷之用乎特以文之招集無賴滿門皆  
雞狗之餘故賢者高尚者耻與其列而金玉遐心耳大  
抵有武王爲之君則牧野三千皆同德之良佐有周公  
爲之相則白屋七十皆有才之全材詩曰鳳凰鳴梧青  
繩止棘類聚群分理之常也以田文爲人大節如此而  
欲網羅天下士天下士安肯來哉

燕昭王禮賢

天生人才以供一代之用然人才不幸而處世運之多  
艱捐親戚棄墳墓棲身寄旅之鄉托跡倉皇之境皆思  
以功名自奮也故用之則爲國之舟航不用之則爲敵  
之鷹犬是故養鷹既飽呂布終去放虎自衛嚴顏實憂  
之甚豈可棄人才以資敵國哉然必以意氣招徠必以

真誠感動必盡脫邊幅必盡去智數必師之而不但友  
必敬之而不但愛然後市駿駟而良馬至拊怒蛙而猛

士來孰不填然躍附奮然響應耶昭王以齊破燕殺噲

而懷不共戴天之讎此其心欲得賢士意甚懇惻也記

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昭王之思可謂深

長以思矣故因郭隗之言而改官師事之隗固非賢者

也然蠻夷不庭擢校爲將古之制也其將以隗爲釣餌

而網羅賢士也將以隗爲旗鼓而號召賢士也以故樂

毅劇辛之徒皆來趨燕以講復仇之策以畫雪耻之計

豈非昭王以誠禮賢中來哉使徒以禮視賢士而非出

於誠心則禮於此或不禮於彼嗚呼不承權與徒使  
鄧禹笑人寂寂也又何以招致賢士而能成恢復之大



功耶詩曰彼君子兮豈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  
昭王之謂矣或曰樂毅其賢士歟愚以為毅之用矣有  
古良將風烈但觀其遷寶器毀宗廟則特功名之士耳  
致士先從隗始

荀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郭隗不薦其人  
而薦其身豈中臣以身事君者歟愚謂隗之薦其身正  
以薦其人也隗之言曰王欲致士必先隗始况賢於隗  
者豈遠千里哉此可見隗之心矣厥後昭王築宮事以  
師禮果致樂毅以成偉功非自師事郭隗為之始耶然  
吾以為天下之士有三志富貴者不足論也功名之士  
可以不召而來道德之士則守李文婉變之節而已寧  
能銜玉以求售哉于時有一孟軻王佐之才彼豈肯聞

風趣燕耶郭隗於此若能勸君卑禮厚幣以招孟氏則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矣豈但下齊七十餘城哉吾固謂  
士之爭趨燕者非士也非游談之說客則有罪之亡命耳  
能如樂毅者不亦絕無僅有耶而毅亦有可議者吾固  
謂士之趨燕者非士也

### 秦楚會盟於武關

按春秋宣公十年書季孫行父如齊又書公孫歸父如  
齊蓋以宣公君臣不能以禮為國而謂妾悅處人可以  
免於討也春秋不貴盟誓自書儀父盟宿皆惡其反覆  
而書盟者詳矣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  
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  
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敗壞諸侯放恣無



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至戰國之世而強凌弱衆暴寡  
爲尤甚矣夫秦楚天下之國莫強焉秦無道吞并列國  
楚不助六國攻秦而與之會盟何耶且前年取襄城者  
誰歟今年取八城者又誰歟此正吾之仇敵而可與之  
會盟乎夫古者東脩之問不出境秦必欲與楚盟絕之  
可也不然使大夫攝卿以往可也且既會於齧桑矣二  
會於苗棘矣口血未乾而起視四境秦兵又來矣此會  
盟不足恃雖三尺童子猶知之今又會於武關不亦可  
羞之甚耶原懷王所以至此者蓋其一貪商於之地輕  
絕鄰好秦齊韓魏思其爰覆交伐其國楚之削弱未有  
甚於斯時也既而秦執留之走趙不納卒死於秦荀卿  
子曰楚以六千里地爲仇人役豈非徇私忘義之弊一

至於此哉然則秦無罪非歟曰商鞅以誘執魏將范雎  
以誘執懷王此秦之惡又不待賤絕自見矣故嘗合  
而論之楚子誘執蔡侯故其孫懷王爲秦人所執秦  
人誘執懷王故其孫二世爲楚所亡夫天道好還雖數  
世之下報復甚明人主觀此其毋行一不義殺一無辜  
而後可

孟嘗君脫歸

按春秋文公八年書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  
莒謂之奔者賤之也莊公十七年書鄭詹自秦逃來殺  
梁子曰逃者匹夫之事以宰相而逃可賤甚矣孟嘗君  
爲齊相當戮力王室死生以之可也安可以一身事二  
姓哉且秦請之於齊直當勸君勿從而以義力辭之則



信矣今乃舍齊而歸秦夫以羈亡之族而一旦驟居相  
位正如無故而得明月之珠有道者之所深憂也文計  
不出此而為相於秦是自取滅亡之道也故荀卿評之  
曰齊之孟嘗可謂篡臣是矣夫士君子可生可殺而不  
可為匹夫之迹今效公孫鄭詹之尤而以雞鳴犬盜之  
策幸脫虎口則田文即雞狗之類耳

### 楚懷王薨於秦

禮君父之難不共戴天楚懷王為秦所劫留之數年此  
正臣子痛心疾首誓不俱生之日也楚懷王橫於此自  
如夫差之呼庭昭王之築宮勉勵奮發義不面存必  
期西向死敵復父之仇而後已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  
之間而秦人聞之亦將心喪膽落而函谷之駕猶有還

期未可知也今乃忍耻蒙垢迎婦于秦首尾四年之間  
畧不聞拯君父之急此與魯莊公之忘親釋怨何異乎  
楚人至是無以立人道矣夫秦人執其父而昏其子以  
為子必不與報復之師故益加橫逆至此極耳然則楚  
王橫之罪可勝誅哉或曰是特楚方削弱秦益富強若  
以兵攻函谷正猶以群羊攻猛虎是益覆其宗祀也豈  
得為孝哉以愚言之春秋書乾時之戰先儒以為雖敗  
亦榮謂與仇戰也故深美之借使楚必欲復仇而衆寡  
不敵遂至夷滅則忠肝義膽天地鑒之萬世之下猶凜  
凜有生氣矣孰不以賢君榮之哉惜楚王不足以語此

### 樂毅破齊

樂毅相燕樓諸侯以伐強齊指揮呼嘯之間席卷長驅



所向披靡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誠可謂戰國之良將矣然而未聞道也夫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為也樂毅之伐齊正孟子所謂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夫豈弔民伐罪之師哉且周室雖衰而猶為天下共主也潘王欲并周為天子此罪所當誅毅若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聲其罪而誅之京師謀於齊無不置君而去則桓文之功也今破齊而遂滅其城是以暴伐暴而豈興滅繼絕之義乎或曰樂毅之破齊能下七十城於一月不能復言即墨於五年此夏侯玄謂其利以成王業蘇東坡謂小用王道之弊也嗚呼王道如穀粟布帛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而謂王道不可小用可乎毅之破燕而莒即墨不下

正坐不能行王道之敵也况田單亦有謀之將以智鬪智以勇角勇正相敵一而不相下也故晉謂樂毅拒田單

於即墨廉頗拒王齡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於祁山陸遜拒羊祜於襄陽皆一鵠蚌相持而不能相下也豈能決雌雄乎或曰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之衆而臨二城磨以歲月則田單雖有為將如燕將之守聊不亦愈久愈困乎愚曰不然申包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况以二城之衆乎夫燕之破齊以毅乘齊人之怒而破之如拉朽耳既而潘王已誅矣人心憤已解矣齊人睹黍離之變而顧旣之思及萌諸侯擊亡社之危而寒齒之懼頓發且以燕并齊封疆之廣土地之富正四鄰之所忌也若以單將之而行反間之策兼以齊民之



卷之三十一



死戰加以諸侯之來援則安知毅遂能抗衛而無後患哉

### 藺相如何如人

司馬貞替藺相如曰清風凜凜壯氣熊熊蓋其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爲國不校於廉頗故子由謂其處劇秦進退之源頗類學道者非戰國之士也自愚觀之相如亦不脫戰國之氣味也考史相如乃趙之宦者今繆賢舍人方懷璧使秦乃繆賢所薦也則是托迹於閭宦之門以爲仕途之捷徑夫豈有大臣風節哉昔魏相漢名臣也由許史以進先儒於其卒不具其官出處吾儒立身大節也相如垂繆若此豈扭於戰國徼功射利之習而不自覺耶此在先儒未有辨其非者故爲之論

### 藺相如全璧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此相如之全璧歸趙楊龜山謂其失以小事大之禮也然自愚觀之相如之所以知者正在於此夫君子比德於玉焉無故玉不去身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死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向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珮玉用其樂也初國王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至於祀地以兩圭祀天以四圭禮地以黃琮禮天以蒼璧皆必於玉焉是以領五瑞備五王者舜也以楊州貢璚琨以雍州貢球琳禹也舟



以王及璫琨者公劉也分寶玉於異姓者武王也陳弘  
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王天球在東序者康王也盜竊  
寶玉大弓見書於春秋者仲尼也古聖人之重玉其詳  
如此爲子孫者容可不世守之乎昔晉鄭之爲國大小  
甚不敵也韓宣子求玉環於子產既而買諸賈人矣子  
產以義拒之卒不敢取子產豈爲區區一玉環哉祖宗  
所傳之物而一旦爲他人得之不亦子孫之耻耶若子  
產可謂有見矣和氏璧誠趙之所謂至寶者秦以強暴  
欲結取之而藺相如以孤單之使抗臂秦庭卒能全璧  
而歸若相如者其誠子產之口凡乎豈爲區區一玉哉或  
考以爲左傳有之匹夫無罪而依璧其罪不數年趙有覆  
軍陷城之禍正以璧爲之祟也且相如能全璧於一時  
而易世之後李斯刻篆文爲傳國璽何相如之弗能禁  
乎愚謂當時事秦恭謹者莫如魏如韓然而今日割一  
城明日割數郡無一歲不受秦師虎狼非可馴之物也  
縱趙以璧與之其無覆軍陷城之禍乎逮夫始皇立而  
此璧終爲秦璽相如則已沒其亦付之莫可奈何矣豈  
可以成敗論人物哉

相如請秦王擊缶

善觀國家者不論其國之小大而覘其人物之強弱國  
雖小有人則強國雖大無人則弱方秦趙會於澠池秦  
王欲鼓瑟趙王鼓之蓋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  
聲是有調和之義而欲趙之求和於秦也其計亦狡矣  
相如知之故請秦王擊缶夫其所以擊缶者何也易曰



有乎盍走又曰貳用走言以誠心爲之也相如欲秦王  
守至誠不倦之心以和於趙故請擊走將以扣其心術  
之何如也既而秦王不肯則其恃強凌弱背約負信之  
念不胚胎於此耶故相如以爲請以血濺大王蓋以厲  
辭折之也觀相如之屈庶頗則相如非勇而無禮者相  
如亦料秦之必不我害也而敢爲此言耳觀其盛爲備  
而秦不敢加兵則處之必有其道矣或曰智者慮義者  
行仁者守然後可會三者一闕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  
陷危事非得計也意相如雖不能備三者以往會然權  
傑俊偉亦足壯哉然則如之所謂頸血濺大王其言是  
歟曰似是而實非也夫惟道義可以服人上也若仲尼  
之責齊侯次之若樊噲之折項羽其詞嚴義正自足以  
消人桀驁之氣矣曹沫之盟荆軻之智何足言乎而乃  
曰頸血濺大王嗚呼此相如不學而不覺其言之傷於  
勇也

相如屈庶頗

人之常情剛壯之士每失於驕矜柔巽之人多至於謙  
抑此其情然也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可謂壯矣  
庶頗趙邦一將軍耳豈若秦王哉而相如以頗欲辱已  
遂下車避之自常情觀者則曰相如之畏懦如此其至  
也而不知相如老成謀國之慮遠矣何也一行人猶足  
以召二軍暴骨之禍一黔首猶足以抗六國叩關之師  
况俱爲長城俱爲鎖鑰之寄者乎是故將和則楚以破  
矣猶可保世執牛耳之伯將不和則吳已平矣不無動



勞聖慮之憂而况最爾趙國金甌尚缺鐵壁尚墮銅駝  
尚爾荆棘秋風尚爾黍離之時乎故和則為救首救尾  
之蛇不和則為跋前疐後之狼此理也勢也然則相如  
能勇以待秦怯以待頗其真有忠臣之風哉然愚以為  
頗之至門謝罪亦可謂能改過矣使相如而遇李林甫  
盧杞則雖屈已以下之彼亦安能自覺其謬而屈於我  
哉易曰乘其痛弗克攻吉其頗之謂矣

### 田單拒燕

按莒即墨特九泥黑子之地耳樂毅能下七十餘城而  
獨於二城不能下蓋猶已棄之耶攝無援之孤注深可  
危也同意田單能成拒燕之功哉嗚呼是固然矣孰知  
齊威王培植之力乎蓋民之生也有相養之道然後足  
以相死有相裕之政然後足以相保孟子曰鑿斯池也  
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五意  
自威王封即墨而後之為大夫者皆感動興起而求為  
循吏以撫鎮百姓之戴齊蓋亦猶矣故以全燕之兵力  
不能服即墨之人心有自來矣哉或曰樂毅用兵孫吳  
以後一人也向微田單拒之其能國乎愚謂田單亦混  
然一布衣耳向微齊人有死守之志而共立田單以拒  
燕雖百田單亦何能為吾知燕師未來而望風降附已  
久矣故嘗謂繭絲之密得障之疎也囊橐之重根本之  
輕也國家奚望焉生民奚賴焉有國家者其必擢用循  
吏以得人心為本

### 燕以騎劫代樂毅



按春秋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  
師衆並書旱策示人君不可輕役人衆重將帥之選也  
蓋元帥三軍之司令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  
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  
敗君之過也燕處去中原特遠苟不隨三晉齊楚較利  
爭名而脩召公之政有可與王之理也况于時樂毅有  
將帥之大才使燕舉因而聽之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  
雖六國亦可混而一矣况區區莒即墨之地哉今乃以  
齊人反間而以騎劫代焉以騎劫代樂毅正猶以樂乘  
代廉頗李信代王翦也非惟無功而有害矣他日火牛  
之策一行而燕地復爲齊所得其誰咎耶此所謂主不  
擇將以國予敵也

田單火牛

火攻之法三代以前未聞也其始於魯桓公之焚咸丘  
歟按孫子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  
四曰火庫五曰火隊未聞以火其牛以攻敵也火牛以  
攻敵其諸田單應變之奇策歟吾謂燕若用樂毅雖火  
牛亦何能爲王莽昆陽之役虎豹軍象反而自攻遇劉  
秀爲之將也王則用牛爲陣文彥博以長鎗中其鼻竟  
以取敗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燕  
之所以不用樂毅者以單能用反間之術也若單者其  
誠烈丈夫也哉

魯仲連論田單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而兵以氣爲主有是氣則爲鷹爲



犬為在山虎豹為當道豺狼無是氣為狐為鬼為立仗  
馬為轅下駒氣平激之則奮沮之則消而所以作而起  
之者則在乎將也是故為將而能厲氣為士卒倡則以  
少覆衆以弱取強不難矣否則將情而卒驕其何以成  
功哉孫子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吳子  
曰一人投命足拒千夫此之謂也吾觀田單之攻狄深  
為可驗者為魯連子論之切中事情蓋自其有生之樂  
無死之心觀之也嗚呼魯連子不惟知言抑亦知兵乎  
後之為帥者當鼓義氣以倡士卒而勿自棄其師也哉

### 遠交近攻

戰國之世七雄並爭互相勝負于時雖秦甚強暴然以  
一國攻六國其勢分則其敵多其敵多則其民病矣雖

欲并吞天下亦甚難者夫惟范雎遠交近攻之策一行  
而韓魏日受其兵矣韓魏日受其兵而齊楚燕趙弗之  
救韓其能不入地於秦乎夫秦之所以二十年不加兵  
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豈其情哉正以孤韓魏之黨  
離韓魏之交耳其心未嘗一日忘齊楚也夫何四國之  
君不以秦為仇而反弓相射與仇連和其能不滅亡乎  
嗚呼昔先王封建侯國以藩屏王室期傳之萬世子孫  
與國休戚而范雎乃昌此策以廢人之宗社在秦國謂  
之功臣而六國則謂之民賊也夫秦得一范雎尚能成  
併吞之勢以六國之大豈無人才可任事者而皆不能  
展驥足然則范雎豈能滅六國哉乃六國自取之耳

毛遂自薦



荀子曰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於是潛乾之龍而不逐也之鹿脫畜之鞭而不出節之庭必待王明汲井虎視眈眈然後際會風雲依光日月此聖賢居身之所珍也世衰道微士風瀾倒握髮吐哺之風少而遊關入壁之類多若毛遂之自薦亦其一也其於聖賢出處之道何如哉或曰遂之自薦雖非聖賢之道然定楚從者遂也使黃歇來救趙者遂也遂亦有功於趙矣嗚呼與其屈身而徼一時之功業孰若守已而立萬世之名節耶遂謂十九人曰公等碌碌愚亦曰遂亦碌碌人也使其道德充於身則將守高尚之節如鳳凰翔千仞肯屑為平原客耶且遂所以自薦於上者特有定楚

毛遂定從

一事耳果神謨睿筭并折衝俎豆決勝千里之外以措國家於泰山之安平使其才畧不世出真能致主王道而顧自薦之君子亦鄙之曰枉尺而直尋亦大不可也而况以蘇張口舌之緒餘輒自嘵嘵然表暴於人僅能乞師於楚耶

毛遂不齒於十九人之列又矣一旦脫穎而出定從於楚以紓趙剝床之急自當時觀之則曰遂之成功其友激之也可謂有用之才矣以愚觀之毛遂在平原君門下積有年矣上黨之降嫁禍於趙也趙括之將棄師於秦也遂有心王室曷不進苦口之藥以制治於未亂之先乎至於全軍覆沒宗社震摧乃申一喙乞師於楚以



幸萬一之勝不亦晚耶夫利害昭然而遂不能知是不  
智也或知之矣而坐視緘默以養亂是不仁也其主輕  
之其友薄之而不去是不勇也乃妄自誇張沽美名以  
掩宿過將誰欺乎

魯仲連不肯帝秦

秦孝公脩政開拓疆土蚕食列國其後雖合從攻秦若  
崩厥角有割地於秦者有質子於秦者有來朝於秦者  
破竹之勢以振駭駭然有併吞之基矣

新垣衍請尊秦為帝固亦畏秦之暴而知勢有不可止  
者魯仲連一布衣耳獨不肯帝秦且曰吾寧蹈東海而  
死堂堂正義照人顏色伯夷耻食周粟豈能專美於前  
哉然愚特借其知秦人不可帝而不知周室所當尊意

使仲連明春秋之義則必以番父之會葵丘之盟啟告  
當時激發勤王之義豈至并於秦乎

孝公脩政

我聞曰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誅暴禁人為  
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時  
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以垂憲記曰教之以德齊  
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  
孝公之脩政固非矣而又齊之以刑豈不為愈非哉且  
秦氏僻自西戎不齒於中國久矣孝公果發憤脩政曷  
不以道德齊禮為先務而乃區區任一商鞅以鞭笞天  
下哉於時玄越肆於朝市縶服飄於路衢以此為脩政  
亦過矣是故將閭有一劍之采茅焦請列屋之數刑名



之害流及後世卒以此滅家國然則孝公非脩政也乃脩刑也當時以為定霸而後世以為基禍也

仲連天下士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天下士也仲連辭平原之千金而終身不復見拒田單之爵祿而逃隱不相接蘇子由所謂辯過儀秦氣凌髡衍困事放言切中機會拚難解論如决潰隄可謂得其情矣然則仲連之正氣奇節即詩之皎皎白駒易之羽可居儀者可不謂戰國以來一人乎然求其所謂居廣居以下恐仲連亦有濶畧也子順之言曰可以為次者其仲連乎則連雖不得為天下士亦可為一國士矣或曰子以何事而知仲連不得為天下士乎愚謂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光於日月垂於宇宙謂之天下士無愧也

仲連進不能立桓文之功退不能施孔孟之教然則謂之一國士也固宜矣太史公謂其指意不合太義蓋有見於此云

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春秋凡書救未嘗不善者也春申君將兵救趙亦與之乎曰似之而實不然也夫楚之加兵於趙也舉鄢郢燒夷陵壓之先人正不共戴天不同境之大仇也今楚之上黨晉禍鄢郢告急為楚計者正當念祖宗之耻奮討賊之義出兵救趙如拯溺救焚則一舉而兩得矣夫何



遷延不救必待平原之乞師毛遂之之從然後使春申君將兵救趙則於報讎之義既解而不力救鄰之道又緩而不先吾是知春申之宏慮得無罪耶嗚呼春申以已子盜爲王後乃穿窬之賊也彼安能知之哉他日拒朱英而見殺於李園宜矣

### 公子竊符救趙

兵者國之大事故君以分閫而任將將以發符而出軍信陵君欲以兵救趙師出固有名矣然晉鄙以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公子竊符而襲殺之得非叔向所謂殺人而忘者乎愚曰戰國六雄有以齒之義也秦無道欲并而有之爲鄰國者可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耶若權有所不得爲勢有所不容止則權以濟事是亦君子之所與也按春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若王人子突救衛晉陽處父救江是也其尤所可稱者救趙之後兄弟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其後秦兵攻魏亡在旦夕能歸而合諸侯破秦闔斯亦難矣蓋公子之白發於侯生之奇而全於毛薛之正也所可憾者縱酒色以殞其身其亦不知命也夫

### 魯仲連辭爵

天生萬民而厚於聖賢因將以大有爲之任托之也故在江湖則憂其君處廟堂則憂其民若天下大亂君臣皆惡固隱身不出矣若事勢猶有可爲心出而展經綸戲禍亂豈忍生民塗炭而弗爲之所乎書曰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無吝刑四夕其世享此周公所以



能作周乎先也公羊子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定于  
一也魯仲連以書射聊城致地歸齊而田單請爵之仲  
連之辭遂逃之海上先儒謂甘不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  
長嘯於山林其視撫箠而往也箠箠而遊悅首帖尾碌碌  
人下者誠不啻犬豕也然自田心觀之天下窮當援之以  
道辭爵可也逃遁海上而付亂於不知不幾於忘世  
乎且于時齊有田單崛起兼以齊地富強不受秦兵者  
四十年正可蓄威養銳取威定霸之日也仲連局不出  
為生民計旋乾轉坤以拯天下之塗炭乎楊子雲論之  
曰仲連傷而不制宋咸以爲而僂慢於爵祿而不能整齊  
於官事也噫盡之矣

加諫逐客

蘇子曰智勇辨力皆天民之秀傑也三代以上出於學  
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  
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夫謂三代之士皆智勇  
辨力之徒則不可然謂戰國至秦客以四者名天下則  
有之矣若四公子呂不韋所養之徒未必無傑然可觀  
者也而乃下逐客之令若非李斯之諫止其何以成兼  
并之功赫然正南面哉愚謂成兼并之功赫然正南面  
者固客之功也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  
笑亦客之罪也于時四皓伏生鴻飛宜宜安之中獨一  
茅焦一人餘皆可逐也何也人才國之根乃為坑焚之  
計儲貳國之本乃為沙丘之謀是固斯之經畫也而未  
必非客為之幕賓為之智囊也然則秦之客盡庸瑣陋



劣之徒耳豈不盡可逐哉嗚呼若李斯別淑慝慎名器  
某也賢則任官某也能則位事而庸瑣陋劣之徒屏遐  
方棄散地則君子在朝小人在野奚必逐之乎故秦之  
逐客固非也而李斯請一切用客而不加察亦非也

### 荆軻刺秦王

按春秋僖公十九年書宋人執滕子嬰齊何貶滕子也  
滕子介齊宋之間不能尊事大國見執宜矣荆卿刺秦  
王或以為荆軻不刺秦燕其不忘乎故以軻為得計以  
愚觀之荆軻古刺客耳其罪尤甚於嬰齊也使孔子作  
春秋其將以盜殺衛侯之兄繫者責之乎夫燕居朔方  
去中原特遠天下精兵健馬皆此焉出軻若受太子丹  
之厚遇當勸以脩德舉政尊事大國養晦俟時以為恢

復計如鞠武所謂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單于而後  
可圖也舍此不務而欲以匕首致怨敵田開國以刺秦  
王鄙哉且秦王或可刺也天下其無秦王乎于時白虹  
貫日天之戒昭矣而怒曰辭燕都何為也哉揚子雲論  
之曰軻奉於期之首燕奴凡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  
之驀也又曰若荆軻者君子盜諸斯言得其實也愚謂  
荆軻日與狗屠及善擊筑者飲燕市用以後宮女色恣  
荆軻而軻亦肆受之則其人之淫汙苟賤可知矣夫奚  
足齒柳子曰柰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嗚呼誠可謂愚  
矣

### 呂不韋入秦

真西山曰呂不韋非特大賈乃大盜也蓋方其見子楚



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己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美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謂子楚之請姬也不常佯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常不出他姬以與子楚而以有姬者與之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乃佯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特子楚不能察雖後之脩史亦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二年而薨豈偶然耶料必有其故矣夫以不常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使速二君之死而輒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爲呂氏有矣蓋自

子楚之嗣不二十年而子得國故先儒謂文武之周末滅而相翳之秦先亡矣夫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弗克而不常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而有之此與昔人滅郟苗駘滅楚彼此一轍楊子雲直謂不常穿窬之盜其公論矣然秦之所以先周而亡者蓋自石門之戰至于赧亡之歲斬首之數不下百四十餘萬此神人所憤天理之所誅也故生不常以亡其國歟

齊受間金

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賞莫厚於間然用間有五有因間因其鄉人而導之也有內間因其官人而用之也有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有死間爲



誑事于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有生間擇人使  
之間敵而往來無所害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  
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門者舍人之姓名然  
鄉間內間死間生間皆因反間而用故反間不可不厚  
也秦之所以能滅六國大抵於反間居多焉如用趙括  
殺李牧皆反間也秦以反間而并五國則齊爲之繼矣  
使當時君臣知秦以反間得計而嚴關塞之防禁姦宄  
之入于以脩政明刑於內合從締交於外則秦雖行萬  
金以間於齊計無所施矣豈有松耶栢耶之歌乎先儒  
謂六國之滅惟齊最愚是矣

王翦將六十萬以伐楚

王翦之伐楚用六十萬人蓋空國而爲兵矣翦之才蓋

多多益善者也然翦之滅楚特幸焉耳夫當時五國每  
歲受秦兵固皆罷勞也惟齊四十年不與秦接兵休息  
已久也生聚必多也方王翦伐楚之時若齊使偏將提  
父安之軍伐空虛之國則秦王亦可虜也先儒謂拙於  
取楚不其然乎然則爲萬全計當如之何曰曹操以六  
十萬衆敗於赤壁符堅以八十萬衆敗於淮淝然兵多  
又有害也惟爲前後迭出之計則彼不能支而制勝常  
在我矣

鄒衍著終始五德之運

五德之運六經所不道也其昉於鄒衍歟夫帝王之有  
天下惟得人心而已人心既得天命自歸豈以五行運  
於此哉然萬物不能離於五行五運之說朱子以爲亦



有理也但以爲五行相勝可乎果如其言則舜有勝堯之心禹有勝舜之心也豈知舜禹者耶且湯之伐夏武之伐商皆出於不得已者如其以商之金而克夏之木以周之火而克商之金則二聖有心於放伐也而可乎然則衍之說當如何曰劉向亦嘗論之矣以爲五行相生者向之說也觀伏羲尚木神農尚火軒轅尚土少昊尚金高辛尚水唐虞禘夏后殷周繼亦莫不然其說是也然則秦用水德其說何如曰秦以水德之始剛殺戾深事皆決於法其後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皆衍之說爲之也此班固謂紫色蛙聲餘分閭位者是也豈足以繼周哉然則秦非正統歟曰始皇三十六年混一天下謂之非統不可也但以大無道而繼周後乃統而不正者也然則秦之所謂水德王乃秦人自謂之水耳則之成周之後可乎故萬世公論必歸之漢之火唐之上宋之火彼三國四兩晉十六國五代雖莫不各有稱謂然亦竊秦水德之類也亦安置之類舌哉

李斯議立郡縣

世之論者以爲三代封建而又長秦孤立而速亡是不然魏之承漢也猶晉之承魏也封建相仍而二姓凌夷不聞延祚然則何係於諸侯哉三代之所以長久由其仁不獨以封建蓋封建固法制也然必有尾大不掉之患非爭之端而亂之始乎郡縣則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此公天下之大者也試觀堯舜有天下猶不私其子不以一人害天下也况諸侯之後嗣而使之繼世乎



使世世皆伯禽康叔則何不可繼世之有而天下不多賢子弟也於是驕侈不臣跋扈無上之事作矣朝廷欲貶其爵削其地則以大權在手遂締盟從約連兵鼓扇而與朝廷角於是乎強凌弱大吞小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亡矣春秋戰國之事可鑒也豈三代之制然哉其初也諸侯以千數故治其末也諸侯或連城數十故亂勢必有然者矣李斯請立郡縣蓋亦有見於此豈可以人廢言哉然則李斯之言是歟曰似之而實非也自愚言曰之尊封同姓以親親立郡縣以賢賢並行而不相悖然後可也蓋吾之宗室皆吾祖宗之子孫也故必分王子弟無過百雉之城與郡縣錯雜而居若舜之封象使吏治國而納其首統馮若天下有變權足以

保障方面勢足以藩屏王室而一操不失其道則外可以威郡縣之姦內可以備朔疢之變使秦知此則胡亥雖誅而秦之宗室猶有繼立者矣豈暇立六國後乎今李斯使王子弟與編氓無異而專委其權於郡縣郡縣是矣然尺兵不得制斗粟不得專守宰無具故一夫唱亂而秦滅矣非郡縣罪也使郡縣勢足以自治分足以自衛則群盜豈足憂乎後世矯秦之弊者如漢則使諸王之權太重而封建之制亡唐則使藩鎮之權太重而郡縣之制亡皆非計之善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堯舜禪授湯武放伐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亦順也吾以爲後世如有王者必親親必尊賢封建郡縣並行迭舉委之以權繩之以法限之以制



漢書卷二  
糾之以人亦足以致治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張良狙擊始皇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忍可就大事此所謂天下之大勇也張良以一布衣而狙擊始皇當此之際子房之不死亦不容髮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子房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為荆軻聶政之計何哉夫荆軻刺秦王聶政殺韓相先儒直謂之盜何張良蓋世之才而出此下策也蓋重義之人一飯必報良五世相韓則韓其父母之邦也相國之祿萬鍾豈直一飯耶今為始皇所滅自觀秦離之變不可共戴天也故為此舉以伸大義於天下一念精誠俯貫日月豈非曠古一人哉或曰秦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此其鋒不可犯而其勢不可乘

也良欲以一力士斃之此圯上老人所深惜乎噫此程子所謂報君仇之急不暇為謀胡致堂謂欲斃呂政於一椎不遑餘恤者然而大索弗獲則其計亦深其謀亦詭矣李太白詩曰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其盡矣意者良必陰結始皇之左右及宿衛之士故力士得以中副車而復為之掩覆弗獲歟不然偶語者棄市秦之法嚴刻可謂甚矣而力士何得以遽入副車哉楊子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蓋亦有見於此也

扶蘇北監蒙恬

太子朝夕視君膳宜在王左右者也扶蘇以太子而出監蒙恬軍豈非以諫坑儒而黜之耶夫扶蘇賢明者也



使嗣秦正統則秦祚豈至再傳而失之哉其哉秦之無道極矣天醜其惡而欲絕之故使之監蒙恬軍使秦不坑儒則扶蘇必不諫扶蘇不諫則必不出監蒙恬軍豈至有沙丘之變而使胡亥襲位哉是故秦之亡以黜扶蘇也扶蘇之出以諫坑儒也然則秦人膏肓之疾端在於此矣然則扶蘇其賢明者歟曰似之而亦未也夫太子之職在視君膳而國政之得失不暇顧也蓋以遠嫌疑避禍變而養晦待時也秦之坑儒固大惡也然始皇之悍虐剛愎夫豈一言可回哉與其抗疏夫一旦之命曷若杜口存萬乘之身吾身存則宮車晏駕奮憑河之勇以傾否為太固不難也今乃諫而不納幾至廢黜則豈有明哲保身之智者哉意者天欲絕秦故奪扶蘇之

魄而批逆鱗孔子諱歟嗚呼可畏哉

張耳勸陳勝立六國

陳勝繩樞甕牖之子賤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特以天下凶洶海內之主持鹿爭捷驍鳥爰止勝於是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天下雲合響應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矣然君子不謂叛者秦無道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陳勝起兵伐之鬼箝是憑鴻鵠自許雖其人至微然為天下誅殘賊無不可也所可恨者勝起兵之初即當遣人立六國後張耳等勸者誠是也勝若能從之則吾之黨多秦之敵衆亦之誅暴秦朝諸侯亦可為矣柰之何自立為王而六國之後不之立也然韓廣自王於燕田儂自王於齊武臣自王於趙景駒自王於



楚勝亦安能禁之哉卒之與我爲讎而爲在賈所弒蓋不從張耳之說以至於此耳或曰陳勝使立六國後帝業其能成乎曰不然也夫帝王自有真必恢廓大度者爲之勝起事未久每以詭譎誅畧地勳臣方其爲嬰東下問文西拒始親朱防又任胡武無不可也奈何以影願見殺腹心不與是狡兔未死而走狗先烹勝之局量窄隘如此亦何能爲然則張耳何如人乎曰武臣之立張耳救之也並賈之弒張耳成之也然使勝不以詭譎誅功臣則張耳必不去楚而圖王不成亦足以霸哉

范增勸項梁立楚後

范增事項梁勸立懷王孫心楚王庶幾興滅繼絕仁人長者之用心也惜其守義不終耳愚謂懷王有帝王之畧也觀其入關遣沛公權宋義爲冠軍誠賢君也項羽無故弒之江中此以臣弒君負天下之大惡矣而可乎方弒義帝之時豈亦增之謀歟夫謀立之而又謀弒之曷若勿立之爲愈哉增之意以義帝項氏立之而項氏弒之可也殊不知未立義帝之初義帝一江南牧豎耳既立爲帝君臣之名分已定矣而可弒之耶

懷王遣沛公入關

秦都關中關中王業根本之地也懷王不遣項羽入關而遣沛公豈非以沛公寬厚不殺哉未幾沛公入關而約去三章除秦苛法秦民仰之如父母矣以故雖爲項羽所阻撓而秦民思漢之心如饑如渴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矣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然則漢之王業不



成於即位之時而成於入關之始羽之王業不敗於垓下之地而敗於弗遣之時此蓋天意為之主持也觀天命者觀之人心而已

### 項羽斬宋義

天下不可一日無名分也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古聖人之所以使天下治安恃有此名分而已章邯伐趙楚使宋義救之以名分言宋義其主將也項羽其次將也此上下之分如冠履然不可亂也羽何為而遂殺之於帳中耶春秋比書救未有不善之者然次而不進每每譏之如次于聶北是也故以渙之初六曰用拯馬壯吉言當救之速也宋義救趙以四十六日不進則其畏懦延遲之罪可見矣而故曰五口乘其弊將誰欺乎然為羽者

當致令於懷王陳兵家利害之實而與衆廢之則於義得矣今乃矯制而殺之且加以謀反之罪可乎自人觀之羽之引軍渡河大破秦軍其視宋人之擁兵不進功勳為何如也然寧可無一時之功勳不可亂萬世之名分懷王一於此即當聲其矯殺之罪而誅之則王者之師舉矣云何因軍中尊為假將軍而遂立之耶夫帳下之名分既派則江中之名分宜其肆然而不顧耶



東洋圖書印

卷之三

目錄

三







